

近观与远望：研究张永和建筑实践的几个切入点

Telescopic and Microscopic: On How to Study Yung Ho Chang's Architectural Practice in China and Beyond

朱剑飞 | ZHU Jianfei

中图分类号: TU-0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740(2024)01-0011-05 DOI: 10.12285/jzs.20240131007

摘要: 如何在一个大的历史和世界的背景下研究一位建筑师? 如何在此大背景下研究现当代中国建筑? 个体建筑师与整体建筑设计文化呈何种关系? 建筑师自身的话语和历史地理大背景下的整体建筑学术判断, 又是什么关系? 在众多关于张永和的研究的当下, 我们又有什么新的视角? 本文试图在方法论上思考这些问题。本文以远观和近看的不同焦距, 考察并提出研究张永和建筑实践的几个切入点: 个体履历在世界地理上的穿梭; 路径中的关键节点; 1990年代后期关于“基本建筑”的提出的突破和意义; “基本建筑”与“叙事建筑”的内在关联性; 三十年来“基本建筑”在实践中的扩充和渐变; 张永和建筑实践的“话语”活动及其多重形式; 建筑文化和建筑媒体的重要性; 以及中美关系和中外关系在研究个体建筑师和整体中国建筑中的重要性。

关键词: 个人履历、节点、国际关系、政治地图、叙事建筑、基本建筑、西格德·莱韦伦茨、砖魂、建筑实践作为话语、建筑文化、建筑展陈、东亚建筑圈、国际空间

Abstract: How to examine an architect in the context of historical and global relationships? How to outline and define architecture of modern and current China in such a context? And how do these two situations – individual architects and China’s architectural design culture – get entangled and in what ways? What a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an architect’s own statement and actual developments judged in a larger context? Given the weight of publications and a profusion of coverage on Yung Ho Chang, what can we add for a new and critical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se methodological issues. Adopting telescopic and microscopic lenses, this article proposes and articulates these themes as important for a study on Yung Ho Chang: biographic trajectories across a global and historical map; critical moments on the trajectory; the breakthrough and its importance in Yung Ho Chang’s proposal of a ‘Basic Architecture’ in the late 1990s; internal and logic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Narrative Architecture’ and ‘Basic Architecture’; an opening expansion of the vocabulary of Basic Architecture over the last three decades; Yung Ho Chang’s practice as a speaking ‘discourse’ in multiple forms; the crucial roles architectural culture and media have played;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our understanding on individual architects and an overall design culture in China.

Keywords: Biography, Critical moment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geo-political map, Narrative Architecture, Basic Architecture, Sigurd Lewerentz, Poetics of the brick, Architectural practice as discourse, Architectural culture, Architectural exhibitions, A forum on East Asian architecture, An international space

作者:
朱剑飞, 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客座教授,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客座教授, 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建筑规划景观学院东亚建筑席位教授。

录用日期: 2023-12

关于张永和建筑实践的学术研究, 已有大量的出版文献; 对此课题的研究, 也将在漫长的未来继续下去。尽管未来的研究将有更好的历史距离和更广泛、深入的社会观察, 今天作为张永和回国实践三十周年之际, 已具有一定的长焦视野, 允许我们做出一些观察。本文希望在此时刻, 提出几个观察和判断, 为继续研究张永和建筑实践提供几个可能的切入点。

个人历史路径中的节点及“基本建筑”观念的重要性

研究张永和，必须跟踪他跨越中美两国的求学和工作之路，以及沿途的书写和设计创作。在此履历轨迹上，一个最重要的转折，是他在美国读书和教学的12~15年后从1993年开始、1996年全面进入中国实践阶段的开启。众所周知，张于1981年赴美留学，之后参加教学工作；1993年回北京设立非常建筑工作室（与鲁力佳）；1996年他辞去美国的教学工作，全面进入在中国的建筑实践。张的高频写作，记录了他思考的变化。如果我们按首版时间排列这些文字，会看到关于日常生活的叙事性建筑研究逐步让位于或转变成关于基本建造的、本体的建筑设计思考；之后的写作当然又有两者的结合和穿梭；但是基本建筑思考的第一次突破，是有重大意义的。从出版记录看，这个突破发生在1997—1998年间。^①在张永和写作的时间排序中，1997年的《文学与建筑》、1998年的《平常建筑》和2000年的《向工业建筑学习》，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基本建筑”这组概念。这组文字的出现，对于张永和个人而言，为此后的长期实践勾画了比较具体明确的思想框架，把前期的文化探索转变成此后可操作的物质建造实践，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对于中国当代建筑设计思想的发展，这组文字也宣布了一种新的设计语言和设计文化的到来，是一个时代的宣言。

1997年的第一篇中提出，如果沿用罗兰·巴特的中性的、不表意的“客体文学”，那么我们可以有一种中性的、不表意的建筑，“如果建筑也拒绝意义……建筑的能指与所指产生重合，建筑只表达自己；……如果建筑回到建筑，就可能成为建筑的建筑”^②。1998年的第二篇中，“基本建筑”四个字出现了，“我最终的兴趣并不在于密斯，而是想通过密斯分析一个更广泛的现象：一个将建造而不是理论（如哲学）作为起点的设计实践……建造形成一种思想方法，本身就构成一种理论”。张继续说：“但丁纪念堂的诗意更是石承重墙的诗意，庭院的诗意，石柱的诗意，柱与柱之间关系的诗意，高差的诗意，踏步的诗意，门洞的诗意，天光的诗意，矩形的诗意，方形的诗意，正交的诗意，窄的诗意，玻璃的诗意，玻璃柱的诗意，顶棚与柱之间关系的诗

意，缝隙的诗意，石铺地的诗意，围合的诗意，基本建筑的诗意。”^③2000年的第三篇中，张永和说道：“除去了意义的干扰，建筑就是建筑本身，是自主的存在，不是表意的工具或说明它者的第二性存在。”张补充道：“基本建筑不需要装饰。”^④

这组关于“基本建筑”的新论述，是张永和回到中国参与实践后短短几年内提出的。它应该是对当时中国建筑学界具有结构主导地位的装饰化的美术建筑思想的批判。它也应该是把在美国的叙事建筑思考转变成中国建造实践过程中必然的逻辑的唤醒。在欧美的1970—1980年代及其后的1990年代的叙事建筑的语言和思想的基础，应该是基本建筑，是1930年的现代主义建筑的延续或再探索，其逐步显现的意识形态立场是反装饰、反后现代建筑的。^⑤张永和从1993年和1996年开始的从美国阶段的“叙事建筑”到中国阶段的“基本建筑”的转折，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倒流或回溯。这个过程把思考引向更基础的一个层面，弥补一种不足，使叙事建筑可以在一个物质建造的基础上再出发，继续讨论日常叙事建筑的可能性。^⑥

“基本建筑”和“叙事建筑”的另一个关联，是近代和现代艺术（也包括现代建筑）中对于凡人和凡物或日常生活中的物件和平民百姓的前所未有的关注和展现。从荷兰17世纪民俗画到欧洲19世纪写实主义绘画，到20世纪的各种“现代”绘画和装置（纯粹派的物件、毕加索的自行车座的“牛头”、杜尚的日常物价装置——如自行车轮与木椅的组合等），到现代建筑运动中的构筑物 and 工业品（以及其他片段）的组合，再到摄影和印刷图文构成的世俗图景的涌现，都确立了这样一个关联。凡人和凡物的涌现，与“机械复制”所带来的摄影和印刷媒体的流通密切相关，构成一个新的画面，在本雅明的文字中得以丰富体现。^⑦1930年代的现代主义建筑运动，已经是这种关联的表达。^⑧1970—1980年代出现的“叙事建筑”，是现代建筑在社会生活中重新寻找早期原动力的一种表现，并构成了与装饰后现代主义建筑的对立和批判。张永和在1980年代在美国所学所想的叙事建筑，应该是这个过程的延续。当这个思路来到中国后，它本来已经具有的更基本的“现代建筑”或“基本建筑”，得到了唤起和显现。

“基本建筑”的通用化与社会化

拉近距离，仔细观察张永和的建造实践，我们可以看到30年时间背景下的近期发展的持续和突破。在其近期实践的数量和规模上的拓展中，我们看到了以建筑物质性为核心的基本建筑概念体系的拓展、充实和渐变。这个变化，归纳起来，应该是基本建筑思考体系的通用化和社会化：基本建筑概念体系具有了面向社会的普遍意义。当年的“基本建筑的诗意”，今天在更多项目中、在更大更复杂的综合体中，在广阔的东南西北地域中，得到了具体的物化。从巴黎中国留学生宿舍到广东深圳南头社区服务中心，我们看到了对象的宽广和语言的灵活，又看到了基本建筑的诗意，特别是砖砌墙体的审美逻辑的坚持。

近期的作品有四大类型：大型文化中心（广东塱头春阳台艺文中心、浙江嘉兴雅莹时尚艺术中心）；校园综合体（巴黎“中国学舍”、温州医科大学国际交流中心、杭州中国美院良渚校区）；城市建筑（深圳南头社区中心、吉首桥路美术馆、嘉定微街区）；概念建筑（宁波四坊宅、垂直玻璃宅之影子长亭，又称水平玻璃宅）。“基本建筑”的通用化和社会化，表现在材料表现的宽广灵活的运用，使其具有普遍意义。其中两种主要的材料逻辑是砖砌体（南头中心）和混凝土（四坊宅），以及两者的组合（中国学舍、春阳台）；其次的材料逻辑应该是钢、玻璃和木材。如果砖砌体更能表现可触摸的质感的美（南头中心），那么混凝土更倾向于概念和符号的抽象表达（四坊宅）和大空间围合（温州医科大学、雅莹时尚艺术中心）。基本语言的宽广支持了设计实践的灵活和普遍意义。能够使基本建筑理念坚持下来并广泛运用，和其他因素也有关：建造技术水平的整体提高；业主素养的提高及理解建筑师语言的甲方群体的出现；某些项目的长期延续和拓展（如四坊宅、垂直玻璃宅及其影子长亭，跨度达30年之久；又如温州医科大学等，跨度达20年）。^⑨ 这

些因素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坚持高质量和反复思考的建筑实践的连续性和生命力。

近期特别有趣的项目，包括巴黎中国学舍、塱头春阳台和深圳南头社区中心。其中持续一贯的材料逻辑是砖砌体的丰富表现：中国学舍的统一砖块的多种砌法，春阳台弧形过渡空间的三种质感材料的并置（青砖、砂浆里的红瓦、木纹混凝土），南头中心的三种砖块砌体的对立统一和同种砖块不同颜色的排布。^⑩ 我们看到了砖的表情，物的诗意。在张永和多种材料逻辑的选择中，砖砌体的线索，或许构成了一条最基本的初心和坚持。从青少年时期的工地劳动，到家父的对话记忆，到1998年的《平常建筑》中关注宾尼菲特（Heinz Bienefeld），到2016年的《对待工艺的四种种态度》中关注西格德·莱韦伦茨（Sigurd Lewerentz），砖魂一直在场，构成基本建筑的基本诗意，在通用化、社会化的建筑中赋予人体与人文的精神力量。

建筑实践作为“话语”

研究张永和，还需要长焦镜头的观察。按照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理论推导，并以赫斯特（Paul Hirst）的论述为参考，我们可以说，所有思考的、论述的建筑设计和建造实践，都是一种“话语”（discourse）或“陈述”（statement）。^⑪ 这些话语活动的元素，包括建筑物的方方面面，也包括有陈述力的各种图纸、模型、文字、演示、展览、论坛、出版物等。一切陈述建筑立意的物件、布局和活动，都是建筑话语。这是一种思考方法，说明一个普遍现象。但以此理论为基础，我们可以说，某种特殊的建筑实践活动，具有比较突出的、比较自觉的“话语”性。张永和的建筑实践，应该就是这样的。^⑫ 这里的建筑实践，应该看成是一种广义的建筑学实践。其活动形式不仅是建筑设计和建造的各方面（文字、图示、模型、摄影、交流、体察、社会互动、记录等），也包括不以建造房子为直接目的的各方面（图绘、论文写作、概念设计竞赛、装置设

计、策展布展、教学、演说、研讨等）。张永和的话语实践的战线，还延伸到家具设计、服装设计和微电影编导。纵览张的各种话语实践方式，书写的文字（发表的文章）应该也是比较重要的，记录描写了设计主体的思考；装置和草图，应该也是重要的。在初期，概念设计竞赛特别重要。这些话语表达形式，互相联系，不可分割。有必要提出的是，张永和的话语实践不是建造实践的附庸或延伸，而是其必要环节。张永和实践初期的设计竞赛、装置设计、参展陈述和设计研究，对于建筑师持续的思考演绎，是非常重要的（如1991年日本《新建筑》设计竞赛中获奖的“垂直玻璃宅”，1992年洛阳幼儿“窗”园设计研究，1998年伦敦AA建造学院的“回凸田”装置展，2002年在哈佛大学的“六箱建筑”个人展等）。在当下的丰富的建造实践过程中，张永和依然活跃地推行着其思考的话语实践活动，如2019—2021年间在深圳的三个装置艺术展（“寻找伯鲁乃列斯基”“寻找帕拉迪奥”“透视游戏场”），等等。

欧美特别是英语国家，近几十年对于建筑学的学术化推进，强调理论、研究和跨学科思考，有两种表现：一种是设计课上的作为设计方法的“叙事建筑”；一种是研究型论文教学中的哲学和社会理论与历史或空间研究结合的“建筑理论”。两者也是互相联系的。在两者吸收中，张永和在第一条线索中发展和影响更大，把1980—1990年代西方建筑设计文化的新方法带入中国。张永和在中国演示了这种建筑话语实践的具体执行，领跑了一批建筑师。2000年以来中国建筑设计话语的活跃和写作研讨的繁荣，原因是复杂的，应该有业界和学界发展所带来的必然性，也有国际影响和本国改革开放互相作用的大背景的推动。在相对领先的位置上，张永和以其特有的深度、宽度、跨度和持续性，示范了这种思考的建筑话语实践的运行、作用和意义，推动了建筑学内在人文精神的唤醒，也拓展了建筑学外延的文化交流。

建筑文化

与绘画或美术相比，建筑学并没有很长的与展览馆、美术馆打交道的历史。建筑展是比较新的现象。以“历史的在场”（The Presence of the Past）为名的1980年第一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开创了当代建筑展览的实践活动。^⑬由此推出的“后现代”建筑，展示了一个独特现象，就是建筑学的活动愈加丰富而宽泛，出现一种“建筑文化”。^⑭建筑学院开始增设新的硕士、博士课程，设计教学愈加活跃，建筑师的学术活动增加，建筑文献和写作开始增加，建筑媒体更加活跃。新杂志开始涌现；建筑展览日益增加；除了特别的建筑设计展和模型收藏展示外，定期的建筑双年展和三年展，也在各地涌现。这个自1980年在欧美国家开始的建筑文化的繁荣，与那里的建筑业的萧条互相呼应，构成了某种互补关系。有趣的是，面向欧美，改革开放的中国在1980—1990年代吸收了这种建筑文化，而此时中国的建筑业却是繁荣的；在中国，两者不构成反向的互补关系，而是同步繁荣的平行关系。在这样的国际交流的交叉点上，张永和在从事自己的建筑话语实践中，也推动着在中国的“建筑文化”的发展。这里的具体活动，应该另作研究。但是张永和作为北京2001年“长城脚下公社”建筑群展的建筑策展人，以及深圳2005年第一届“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的总策展人，其领跑的带头作用，毋庸置疑。这个繁华而泛化的“建筑文化”和建筑设计实践本身是什么关系？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和欧美发达国家的关联而又不同的格局呈何种状态？这些都是需要另作研究的。张永和以其建筑话语实践为基础的面向社会的“建筑文化”的推动，应该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国际关系或地缘政治格局

研究张永和及其建筑实践，不能脱离中美关系和中外关系的国际格局。张永和

于1981年出国留学，1993年回国实践，2005年赴美任麻省理工学院建筑学系主任，2011年任普利兹克建筑奖评委委员，2017—2023年完成法国巴黎国际大学城“中国学舍”的设计和建造等，都关联着40年来风云变幻的国际关系的起伏。这个地理学的大尺度的个人历史路径，对研究张永和个人建筑语言和思考的发展很重要，对研究中国当代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变化的人文折射也很重要。没有大环境，个体是无法运行的；没有具体微观的体现，我们对大格局的理解也是空洞的。在大环境和个体之间，还有多层次的平行世界。张永和的轨迹，融合了个人的、建筑学科的、学院机关的、城市的、国家的、国际关系的和世界的40年的演化。

从大格局演化和个体轨迹的互动来看，我们至少可以发现几个基本的研究点。1) 1972年后中美关系缓和以及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为张永和1981年的出国留学和后面的所有发展，奠定了基础。2) 1990年代后期以来的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标志的中国经济腾飞和世界地位的提升，迅速提高了中国（尤其是北京）实践平台的世界高度和关注度，为张永和的对外交流和受邀赴美任职（2002年哈佛大学的丹下健三教席教授、2004年的密歇根大学沙里宁教席教授、2005年的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教授及系主任），铺垫了结构性的大格局。3) 张永和在国际活动的一面，是一个东亚建筑圈的显现。比较典型的是1998年伦敦AA建筑学院的亚洲建筑三人展“可大可小”（与台湾地区的季铁男 Ti-nan Chi、新加坡的陈家毅 Kay Ngee Tan）和2004年东京“间”画廊举办的“承孝相 × 张永和”双人建筑展；此外还有更多的东亚之间的互动，包括中国作为主场的“长城脚下公社”的东亚建筑师群展。4) 国际关系格局的另一面，是中国内部某城某地的国际化，首先是北京的国际化；一个位于北京的“国际空间”，在2000年以后迅速兴起。除国家行为（邀请欧美著名建筑师设计奥运场馆和

重大地标建筑）外，张永和直接参与的，包括“长城脚下公社”东亚建筑师群展的建筑策展，以及北京大学建筑研究中心的国际交流，这些都构成了某种微观的国际化的建筑话语空间或基地，为一般意义的北京的国际化，提供了建筑学的领域空间。张永和总策展的2005年深圳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也在深圳华侨城建立了这样一种微观的国际化的建筑话语场域，也为一般意义的深圳的国际化提供了建筑学的论坛空间。5) 张永和个人发展轨迹中的国际关系格局，有领跑的开创作用，有桥梁的或信使的作用，也有一定的符号标志作用。这些作用也常常混合在一起。他于2002年、2004年、2005年所担任的美国教授席位，2011—2017年担任的普利策建筑奖评委，2019年当选的美国建筑师协会学院院士（FAIA），对于中美和中外建筑学领域交流所起的作用，应该是多方面的。2023年完成的法国巴黎国际大学城的“中国学舍”（和园），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国际友好交流的象征意义。

总之，张永和在多尺度的国际关系和建筑文化交流格局中的多层多维的移动发展，对于中外双方和建筑学内外都有作用——包括联络推动和象征标志作用。相对而言，最主要的应该是对于中国的建筑学领域的推动作用。包含现代主义建造逻辑和日常叙事建筑研究两个方面的基本建筑体系，作为一种设计知识，也作为一种设计话语，在1990年代中后期被带到了中国大陆，并在此后的近30年的实践中，在通用化社会化过程中，撼动了装饰的美术建筑思想的主导地位，确立了可言可论的建筑设计话语，也刷新了中国建筑设计学术领域的整体面貌，使之高度国际化。研究张永和是研究现当代中国建筑历史的一个重要环节；作为建筑学的研究，我们需要多尺度的观察，同时考虑几个层面上的流动。如果能够兼顾建筑学内外的问题，我们对于张永和的研究，对于非常建筑的建造实践和话语实践的研究，就会更加充实。

注释

- ① 关于此论点，我在2017年有具体的论述，请参看：朱剑飞. 日常建筑，一个反思的实践：阅读张永和 [J]. 世界建筑，2017 (10) : 20-25.
- ② 张永和. 文学与建筑 [J]. 读书，1997 (9) : 68-71；再版于：张永和. 作文本 [M]. 北京：三联书店，2005：95-104.
- ③ 张永和. 平常建筑 [J]. 建筑师，1998 (5)，总84期：27-37.
- ④ 张永和，张路峰. 向工业建筑学习 [J]. 世界建筑，2000 (7) : 22-23；再版于：张永和. 平常建筑：For A Basic Architecture[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26-32.
- ⑤ 曲米 (Bernard Tschumi, *The Manhattan Transcript*, 1994年) 和库哈斯 (Rem Koolhaas, *Delirious New York*, 1997年) 这两本设计研究，应该是这一思路的结晶；这一思路在1980—1990年代英美建筑学院课堂上应该是盛行的；集中一个重要的实验基地，应该是伦敦的建筑联盟建筑学院 (AA School of Architecture)。埃森曼在1970年代的“cardboard architecture”和“post-functionalism”的研究，可能是这个思路最早的探索。这条思路的最基本特点是重启早期现代主义建筑运动，反对装饰的后现代主义建筑。
- ⑥ 张永和本人并不用“叙事建筑”这个词，我在这里用这个词，仅仅是一个概括，以囊括1981—1996年张在美国所学所想所用的设计思考方法，表现在对日常事务和文化艺术的具体观察、思考和某种建筑构造的表达，比如关于“自行车”和“透视图 (的用与不用)”的研讨和建筑表达。
- ⑦ Walter Benjamin.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M]// Walter Benjamin. 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ed. Hannah Arendt. trans. Harry Zoh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2007 (first in German 1935) : 217-251. 也请参看: Jacques Rancière. 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s[M]. London &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04 (first in French 2000) .
- ⑧ Beatriz Colomina. Privacy and Publicity: Modern Architecture as Mass Media[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4. 也请参看: Joan Ockman, Beatriz Colomina, eds. Architectureproduction[M]. New York: Princeton Arch Press, 1988.
- ⑨ 信息从2023年9月4日与12日与张永和的访谈中获得。
- ⑩ 源于2023年9月4日与12日与张永和的访谈。
- ⑪ 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M]. trans. A. M. Sheridan Smith. London: Routledge, 1972 (first in French 1969) . 也请参看: Paul Hirst. Foucault and architecture[J]. AA files, 1993, 26: 52-60.
- ⑫ 关于这个论点，我在2012年有所论述，请参看: Jianfei Zhu, Hing-wah Chau. Yung Ho Chang: Thirty Years of Exploring a “Design Discourse” [J]. ABITARE 住, 2012, 32: 30-39. (中文版: 朱剑飞. 周庆华. 设计话语: 张永和三十年发展路径初探.)
- ⑬ 关于1980年建筑双年展的意义，请参看: Lea-Catherine Szacka. Exhibiting the Postmodern: The 1980 Venice Architecture Biennale[M]. Venice: Marsilio, 2016.
- ⑭ 关于“建筑文化”的意义，请参看: Stephen Parnell. Architecture's expanding field: AD magazine and the Post-

Modernization of architecture[J]. arq: Architecture Research Quarterly, 2018, 22: 55-68, doi: 10.1017/S1359135518000295.

⑮ 本文尤其是本段和下段的所提及的时间和事件，主要参考了：张永和，鲁力佳. 非常30年表 (草) [Z]. (未发表)；也参考了：张永和. 非常建筑 [M]. 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张永和，平常建筑：For a Basic Architecture[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参考文献

- [1] 朱剑飞. 日常建筑，一个反思的实践：阅读张永和 [J]. 世界建筑，2017 (10) : 20-25.
- [2] 张永和. 文学与建筑 [J]. 读书，1997 (9) : 68-71.
- [3] 张永和. 作文本 [M]. 北京：三联书店，2005.
- [4] 张永和. 平常建筑 [J]. 建筑师，1998 (5)，总84期：27-37.
- [5] 张永和，张路峰. 向工业建筑学习 [J]. 世界建筑，2000 (7) : 22-23.
- [6] 张永和. 平常建筑：For A Basic Architecture[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 [7] Walter Benjamin.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M]// Walter Benjamin. 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ed. Hannah Arendt. trans. Harry Zoh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2007 (first in German 1935) : 217-251.
- [8] Jacques Rancière. 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s[M]. London &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04 (first in French 2000) .
- [9] Beatrice Colomina. Privacy and Publicity: Modern Architecture as Mass Media[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4.
- [10] Joan Ockman & Beatriz Colomina, eds. Architectureproduction[M]. New York: Princeton Arch Press, 1988.
- [11] 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M]. trans. A. M. Sheridan Smith. London: Routledge, 1972 (first in French 1969) .
- [12] Paul Hirst. Foucault and architecture[J]. AA files, 1993, 26: 52-60.
- [13] Jianfei Zhu, Hing-wah Chau. Yung Ho Chang: Thirty Years of Exploring a “Design Discourse” [J]. ABITARE 住, 2012, 32: 30-39. (中文版: 朱剑飞. 周庆华. 设计话语: 张永和三十年发展路径初探.)
- [14] Lea-Catherine Szacka. Exhibiting the Postmodern: The 1980 Venice Architecture Biennale[M]. Venice: Marsilio, 2016.
- [15] Stephen Parnell. Architecture's expanding field: AD magazine and the Post-Modernization of architecture[J]. arq: Architecture Research Quarterly, 2018, 22: 55-68, doi: 10.1017/S1359135518000295.
- [16] 张永和，鲁力佳. 非常30年表 (草) [N]. (未发表)
- [17] 张永和. 非常建筑 [M]. 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